

# 大漠恩仇



黄颂民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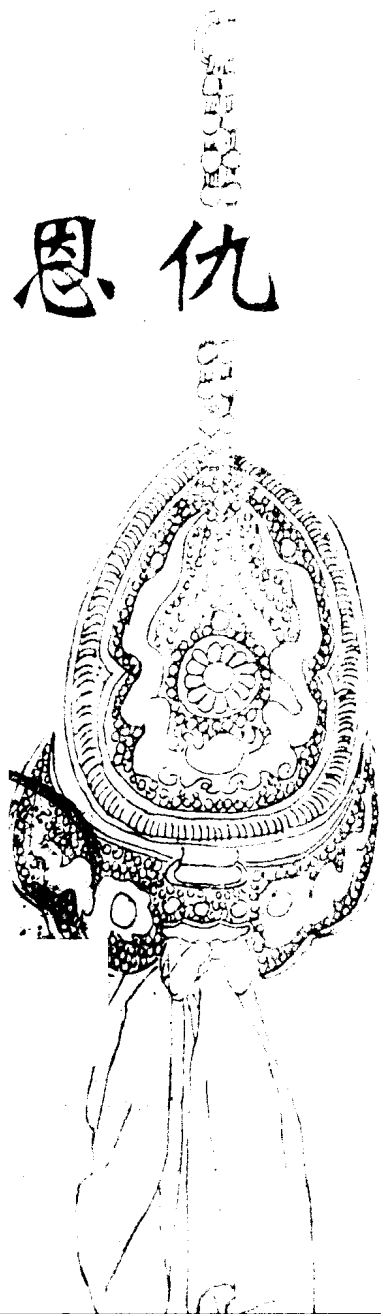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出版社

黄颂民著

# 大漠恩仇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三·北京



(京) 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：祝燕君

**大漠恩仇**

黄颂民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1千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7-5014-1065-8/I·374 定 价：6.00元

印数： 0001—8000

## 内容提要

---

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。

情节曲折，富有传奇色彩。

神与鬼，恩与仇，荣与辱，智与勇一幕幕较量、搏杀、惊心动魄。

书中可纵览西域风情，神秘的藏传传说。一曲曲男欢女爱，生死离别拨人心弦。

沿着这段历史轨迹，众多各具特色的人物令人眩目：多难的驿夫，多情的孪生姐妹，神秘的巫师，放荡不羁的吉普赛女人，驰骋疆场的勇夫，狡诈的沙俄间谍，性情凶残的大不列颠刽子手，交织着情爱、忠贞、掠夺、淫欲和誓死抗争、威撼正义的历史画卷。

书中场面宏阔广袤，大暴风雪席卷漠野，万民漠拜神人的仪式，宫廷里的策反，阴森无比的庙宇，残酷的阉刑，神圣城堡中的厮杀搏击，构成了扣人心弦的壮歌。

作者曾数载游历西域，遍访神圣的宫殿庙宇，足迹遍布大草原和边陲，访问活佛、喇嘛、学者、流浪艺人、巫师、驿站等各阶层人物，查寻历史轨迹，把奥秘的黄教经哲、西域人文风情融入离奇故事之中，颇受权威的藏学专家和读者青睐。

# 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

代 序

叶 楠

这是一幅宽广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。这幅画卷是从藏北那曲地区揭开的。你会看到荒漠的藏北高原，会看到开遍鲜花的草甸、巍峨的雪山、古道上的驿站、明净的高原湖、飘扬着经幡的村落和寺院、寺院中威严肃穆的大殿和经堂，拉萨、布达拉宫官阙，还有高原特有的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浮云、兀鹰；当然，也有突起的风暴……重要的是，你会看到西藏的各种人物：跨马飞驰的健儿、善舞多情的女郎、僧侣、巫师、像游云般的快乐的也是悲惨的热巴、商人，怀有各种目的的外来者……他们的个人和与个人不可分开的民族的命运，歌舞欢笑、眉眼唇边传递的爱、令人心悸的烽烟、来复枪的枪声、猩红的血浆……这一切，既明丽，又壮烈，还透出令人迷惘的神秘来。这就是《大漠恩仇》所描绘的。

作者曾较长时间到西藏生活，对西藏有较多的了解。他又仔细研究过浩翰的历史文献，经长时间的蕴酿，写出长卷，并非易事。他不但刻画出众多的诸如达瓦钦、索娜、顿珠丹增这些人物来，还浓浓地绘出西藏的历史、宗教、政治、军事、民俗氛围来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它既是小说，又可

以做了解西藏历史的自然、人物景观的书卷来读。你可以从《大漠恩仇》中，看到一个民族为了生存，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浴血战斗。这种神圣的斗争，是长期的。这部著作，有它极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我希望，也相信读者会喜欢读它。

## 主要人物

- 达瓦钦：藏北那曲驿夫。
- 索娜：藏医曲扎之女。
- 顿珠丹增：巫师。
- 洛丁色：藏军代本。
- 多吉：藏军军官。
- 噶金：达瓦钦之父。
- 曲扎：索娜之父，藏医。
- 保尔德：驿夫。
- 阿达：工布地区富家子弟，民兵。
- 巴桑：波立斯代本的警察。
- 益西拉：手工艺者。
- 仓却拉：手工艺者，益西拉的孪生妹妹。
- 丹玛：女热巴——流浪艺人。
- 乌金：歌伎。
- 旺堆：藏军军需官。
- 曲珍波姆：女上司。
- 
- 土登嘉措：十三世达赖喇嘛。
- 擦绒：西藏噶厦政府二品官。
- 大仲译：达赖的首席秘书。

裕 刚：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。

有 泰：驻藏大臣。

何光燮：边务委员。

罗长谔：左参赞。

德尔智：原名多尔季耶夫，化名罗桑古巴。

达赖喇嘛的第一玄学宗师。

哈木亚布尔：间谍。

托木斯：德尔智的老仆。

荣赫鹏：英国入侵西藏的侵略军统帅。

麦克唐纳：英军少将。

堪 德：伦敦《新时代报》随军记者。



## 本文作者简介：

刘立千，1910年生，著名藏学家，民族出版社编审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。主要著作、译著有：《续藏史鉴》、《印藏佛教史》、《土观宗源流》、《米拉日巴传》、《西藏王臣记》、《卫藏场胜迹志》等。

周锡银，1936年生，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长，四川省民族理论学会副理事长。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作用》、《羌族史》、《藏族原始宗教资料》、《藏传佛教寺院调查资料选编》、《藏族人民对祖国的卓越贡献》、《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》等。



暴风雪降临之前，流浪到藏北那曲草原的巫师留下了耸人听闻的预言：厉神年欠格作将在荒原施展神威。祸兮福兮，难以预卜。于是，畏神者终日惶惶不安；渎神者则以好奇的姿态迎接神的挑战……

古高原上空，乌云蔽日。骤然间，金灿灿的太阳羞涩地隐去，恢弘辽阔的荒漠笼罩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暗淡色泽。天地之间，一片混沌，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。

浑黄无际的大漠里，一匹单骑顺着风势，被飓风驱到一个小土丘下。骑者凭着自己矫健的躯体抗住飓风，纵身跃下了红鬃马，紧紧拽住缰绳，按住马脖子，连人带马伏在盐渍土上，侧身紧贴着大地，免得自己的身体被狰狞的飓风鞭苔、撕裂。风沙、雪花、冰雹一股脑地向他和红鬃马无情袭来。他眯着眼睛，把狐皮帽掩住脑袋，任恁偌大的冰雹猛击身躯。一阵旋转的巨风从眼前翻滚、呼啸。刺耳的风声，如雷轰顶，吓得红鬃马虎地昂起头嘶鸣。青年急忙死命地紧拽鬃毛，将它按住。此时，他透过眼前弥漫的风与雪，发现拔地而起的暗灰色的风柱，夹着沙砾尘土，象一个巨大的妖魔升腾、旋转，犹如一条直立的龙蛇叱咤风云，疯狂地向前面不

远的错冒拉山口狂舞。这是骇人的龙卷风！风柱尾部扫荡着荒原，高高的风柱顶端发出奇异的灰白色烟云，以螺旋状急促狂奔。青年顾不得飓风狂啸，探起头盯住远去的风柱。错冒拉山口天昏地暗，掀起了巨大的烟雾和飞石；一阵阵天崩地裂的巨响震耳欲聋，大地摇撼。这可怕景象使得青年心惊胆颤。难道那位巫师的话儿应验？！难道这果然是厉神年欠格作施展威严？！

飓风之后，饱受厉神蹂躏的漠野，一片死寂。压顶的乌云在上空久久凝滞。天，也渐渐沉下去了，四处只有一片灰暗，连一点光泽也暗然消失。青年披着浑身褐灰色的尘土，牵着仍有余悸的红鬃马向错冒拉山口蹒跚而行。一路上，积雪半掩着僵硬的牦牛尸体，不知从何方刮来了一些牛毛帐篷的碎片。他巡视这劫后景象，猜测出准有不少放牧者在劫难逃……正要进入山谷，不太高的岩石下蜷缩着几具尸骸。仔细看去，每具尸体裹满了黄渍土，身上几乎是赤裸着，只有两三块毡毯的碎片随着余风飘卷着。他无法辨认死者的面目。不远处，路旁躺着四腿僵立的马尸。红鬃马见到同类的残骸，不觉忽地发出嘶哑的长啸。青年见黄昏将近，便加快了步履向那曲走去……大约走了百步之外，脚下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他弯腰一打量，是一个俯卧的人体。他连忙将那人身上的虚土拨开，翻个身，用手摸了摸那个人的鼻孔，还有热气。于是，他把这个幸存者抱了起来，轻轻放在马鞍上。这时，他发现这个身穿袈裟的人还在喘息，身上紧缚着一个黄缎子包裹。他将这个不省人事的僧人绑在马背上，牵着红鬃马急步离开了山口……

漆黑的夜。

藏医曲扎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叩门声。

门外，牵着红鬃马的青年连声喊叫：“索娜，索——娜！”

好半天，沉重的红漆大门“呀”地开了个缝儿，探出一位少女的脸庞。她手持点燃的松明，发现对方蓬头垢面，惊讶地：“哦呀……达瓦钦，暴风雪没把你……”

“快，快！”达瓦钦指着马背上奄奄一息的僧人急切地说：“请你阿爸救救他。”

她出门，掀开覆盖着伤者的氍毹，伸手摸了摸僧人的脉搏，暗自一惊，她二话没说，连忙进门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对达瓦钦说：“你先把他送到你们驿站，我和阿爸马上就来。”

驿站那座藏式楼阁上一间偏房里，酥油灯发蓝的小火舌跳动着。昏迷的僧人平躺在厚厚的卡垫上。达瓦钦、索娜、达瓦钦的父亲噶金、驿站的小伙计保尔德围在一边，注视着老藏医曲扎为伤者号脉。僧人浑身伤痕累累。曲扎轻轻掀开伤者的皮帽，颅外浸出了紫血。他向女儿递了个眼色。索娜会意地从牛皮箱里麻利地取出事先配好的药面儿，拌上松节油和青稞酒细心地为伤者敷药……达瓦钦一直默默地凝视着索娜媚人的容颜。她那白里透红的肤色，修长的体态，笔直的鼻梁，永远蕴含着痴情的黑眸，微微卷曲的鬓发，真似下凡的天仙。多少日子里，他暗自为自己有这么一个称心的恋人而自豪。不久之前，阿爸噶金曾经向儿子许诺过：只要开春之后，再去一趟青海玛多赶一次那达慕大会，做一笔可观的皮毛、首饰生意，有了丰厚的积蓄，就可以在望果节过后为他们办婚事。想到这些，达瓦钦不觉喜上心头，按不住内

心的激越，抿起薄薄的嘴唇暗自微笑。索娜敷好了药，向达瓦钦伸过手来，达瓦钦却傻呼呼地向她半张着嘴。索娜不大高兴地瞪他一眼。达瓦钦这才醒悟过来，从牛皮箱里取出一根洁白的布条帮她为伤者包扎伤口。噶金这时问曲扎伤者有没有危险？曲扎站起来，长吁一口气，说伤者高度昏迷，要是脑部的伤口不发炎，也许能活。索娜插话说，病人昏迷期间，千万要细心伺候，不能叫他受风发烧，菩萨保佑，半个月內他能苏醒过来就有希望。

“这件事儿要不要向竹康寺报告？”小伙计保尔德问曲扎。

曲扎思忖片刻，拿起伤者随身的黄缎子包裹，掂量了一下，便答道：“朦胧夜空里的星辰，一时不易辨明；过往行人的踪迹，善恶难分。看来，这位僧人来自何方，等到以后才能知晓。眼下暂且不必通报寺庙。万一此人有个三长两短，寺庙会怪罪的。”

达瓦钦的父亲点点头，赞成曲扎的主意，并且吩咐儿子和保尔德不必将此事张扬出去。他还说：“前些日子，一些拉萨商人路经此地，传说近日有些身份不明的异族人乔装进入藏北一带骚扰吗？等这僧人醒过来以后，只要他是个贤者，我们再将他带到竹康寺去。”

天快亮了，曲扎和索娜同噶金三人道别，离开了驿站。

暴风雪过后的草原，银装素裹。天空的乌云裂开了一条缝隙，阳光从云层里泻下了一束束光芒。刹那间，高空里一股强劲的风儿，把云层撕成无数朵碎片，驱向远方。湛蓝的天，刺目的阳光，把无垠的草原装扮和恢复了生机。

“唵——唵……”

一阵低沉的法号声，从不远处的竹康寺传出。这沉闷的号声打破了静谧，与这暴风雪后初晴的景色形成极大的反差。竹康寺前面平坦的旷野里，涌来了一群僧俗男女老少。虔诚的老者手中不断摇动着转经筒，念念有词地喃喃诵起经。雪地上，摆着七、八具冻僵的尸体，脸上覆盖着黄纸。这是昨天大暴风雪里死去的牧人和被飓风刮倒毡房砸死的老人。人们同死者保持一定距离，神态木然，凝神盯住一具具尸体；没有哭泣，没有殇号，他们默然地祈祷死者超度天界。法号声中，那个预言灾难来临的巫师念起咒语，跳起奇异的舞步，大幅度地扭动身躯。九个戴牛头马面假面具的喇嘛围成半圆形，在巫师的咒语中频频跳跃，超度死者。

也许是出于好奇，达瓦钦在法号、皮鼓大作时悄悄来到人群之中，观看戴着一张张狰狞的脸谱的喇嘛和巫师痉挛抽搐不止的舞姿。巫师胸前镶着一面闪闪发光的铜镜，在耀眼的阳光映照下，喷发着神奇的光泽，他在鼓声伴奏下不断扣击铜镜，发出当、当的声音，那魔怪式的连连旋转的舞步，毫无节制地狂跳；他时而象电击雷轰似地浑身卷曲抽搐，时而从衣袖里抓起青稞撒向人们。围观的上年纪的人，立即弯腰吐舌，任凭青稞撒到自己的头部和身上。不一会儿，巫师面无血色，口吐白沫，蓦地倒地，全身颤抖，额角布满了汗珠，双手向上伸直，频频抖动。他“显灵”了，在这神志恍惚发出歇斯底里嚎声的当儿，似乎他的魂灵与肉体分离，神灵渐渐地附在他的躯体里，又通过巫师的咒语来传递“神谕”。这时，那九个戴假面具的喇嘛紧紧围绕巫师狂舞。片刻，巫师腾地跃起，从腰间抽出一柄宝剑，呼天唤地吼号：“长枪缨幡不需长，披箭铁镞不宜短。手中宝剑闪寒光，神

灵附我入仙境。魔王鲁赞追神妖，将入我境布厄运……”很明显、这咒语预示着灾难将会接踵而至。于是，人们闻声立即下跪哀嚎，仰目呼叫天穹保佑。站在一旁的达瓦钦没有跪拜，独自呆立，面对巫师玄妙荒诞不已的表演不得而解。

“灾星！”耳后一声斥责。

他扭过头一看，是索娜。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也来到这这里，正想启齿问她，索娜却不由分说地拽着他离开了寺庙前的空地……

一路上，达瓦钦问她有什么要紧事儿。索娜反问道：“你信巫师那一套鬼话吗？”达瓦钦不知所措地答不上话，不假思索问索娜：“你呢？”索娜轻蔑地说：“胡言乱语里藏的不会是忠言，黑暗中的乌云藏毒霜。这家伙是个灾星，那场暴风雪准是他带来的。”达瓦钦反问：“他的咒语不是灵验了？”“哎呀，我的达瓦钦啦，你也叫鬼魂附体啦？反正，我讨厌这鬼把戏。”达瓦钦故意刺她：“我的索娜呀，你不信神灵，小心有那么一天，年欠格作神来惩治你哟！”

“你坏，真坏！”索娜气呼呼地转身挥起秀拳连连猛击他健壮的胸肌。达瓦钦顺势抓住她的双臂，将她紧紧搂在怀里。索娜忽然觉得他那男性特有的炽灼热气那么诱人，她隆起的胸部传导出难以名状的温馨。她，第一次感受到异性的爱抚。索娜的心，醉了……

当晚，曲扎又来到驿站为僧人治伤，他在昏迷的伤者身上的穴位扎针灸、敷药。这次，索娜没有随父亲来驿站，只有达瓦钦当助手。曲扎吩咐他每日用药酒替伤者按摩背部肌肉，免得僧人因久躺患褥疮。曲扎在僧者后颈入针的当儿，

僧人扭动躯体，嘴里轻轻发出一阵声音。达瓦钦高兴了。连日来，伤者象一具活尸，一动不动。如今他对针刺产生了效应，说明此人伤愈有望了。曲扎也喜形于色，临走前，他叫达瓦钦要留心注意僧人微小的变化。

曲扎走后，楼下传来了人声。驿站每在开春季节之前，过路客人极少。暴风雪前，驿站这座三层藏式楼早已空荡荡，只有达瓦钦和小伙计保尔德两人守候。如今楼前的扉门响了，他从楼上的窗户朝下窥视，他见保尔德手持松明，领着一个人进入楼下拴马匹的房子里。不一会儿，他听到脚步声上楼。保尔德进来，对达瓦钦说来客人了，还交给了驿站两枚藏币章卡。达瓦钦接过银质元片在手中掂量一下，在耳边轻轻一弹，问来人是不是贵族。保尔德拧拧头说，看样子不是个穷家伙。听那人说，他要在那曲住几天，等雪化了便赶路去拉萨。保尔德说罢，便去为客人准备酥油茶等食物。为了对来客表示欢迎，达瓦钦走到二楼尽头的房子里去，一进门，他愣住了，客人就是巫师。巫师见达瓦钦入内，从璁鲁卡垫站起来：“噢，你是这儿的领班吧？托你的福，我终于有个舒适的歇脚地方啦。”

达瓦钦出于礼节，弯腰摊开手表示欢迎，他打量巫师，天哪，他只不过是二十出头的俊俏男子，同白天里见到弄神装鬼的巫师判若两人。他已换上了深褐色的藏袍，领子和袖边镶着金银相间的花边，白净的脸庞、炯炯的眼神，一副学者的气魄。他怎么会干起玄法大师那种职业呢？巫师见达瓦钦奇异的眼光，便主动自我介绍说：“敝人小名顿珠丹增，承蒙你的小伙计热情款待，多谢了……”说罢，他反客为主地真诚对达瓦钦行鞠躬礼。也许是感到对方年纪同自己



相近，达瓦钦不觉对他解除了那种神秘戒备心理。保尔德端来了热茶，请顿珠饮用。巫师举止落落大方，彬彬有礼，同达瓦钦搭讪起来，询问驿站来往过客多不多，生意兴隆不兴隆。起初，达瓦钦只是用点头拧头回答他的问话，十分冷漠。顿珠见达瓦钦对自己有戒备心，便直截了当向他发问：

“象我这样的过路客，你不大喜欢吧？”达瓦钦凝视这年轻巫师暗自思忖：这人真怪，想讨好我有什么意思呢？还是小保尔德机灵，连忙插道：“哪里的话！高山没有鹰鹭盘绕，就显不出山峰的骄傲；驿店没有高贵的来客，就缺少绚丽的光彩。大师如今光临，我们怎不高兴咧！”顿珠听到保尔德的话，爽朗地笑道：“哦呀，麋鹿流浪在草原，不会给草原增添耀眼的光泽，我从风雪中来，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哟。”达瓦钦听他的话语，是个有学问的人。可此人白天里弄神装鬼的把戏预卜灾难，真则难以琢磨。他自幼听阿爸噶金讲过关于枭鸟总是在夜里飞翔，一边飞一边发出低沉的叫声，好比黑暗里打坐的禅师诵经的声音；枭鸟在哪里降落，哪里便定有灾难。难道眼前这巫师真是夜行枭鸟的化身？想到这些，达瓦钦禁不住心中的疑团向顿珠发问：“小弟有个问题请教禅师，人们常说夜行的枭鸟能占卜凶和吉，假如它真的来到这里，将是吉兆还是凶兆？”顿珠暗自一笑答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可不是什么禅师。我自幼在寺院里学经，也学到一些天文经书。如今只身流落他乡，为了自身的生存，操上了传递‘神谕’的事情。至于枭鸟能否预卜凶吉，那只不过是传说罢了……天空的云彩，地上升腾的气雾，晴天里的虹霓，草原上空的风，倒是判断凶吉的预兆。如果说‘神谕’的话，倒不如说是天文地理加上幻化的想象罢啦。”这一番